

如果說有什麼東西在折磨着她，那就是

一日三餐的永久懲罰。因為它們不僅僅必須按時，而且必須完美無瑕，必須符合他的喜好，但同時又不能去問他。

可到了吃飯的時候，「隨便什麼」就不行了，必須符合他的喜好，不能有半點瑕疵：肉不能有肉味兒，魚不能有魚味兒，豬肉不能吃出來

有一次，他剛嘗了一口甘菊茶，便把它推到遠處，只說了一句：「這玩意兒有股窗戶味兒。」

她和他，只怨生活。但他是生活中難以安撫的主角。只要稍有懷疑，他就會把桌子上的盤子一推，說：「這頓飯沒有用愛來做。」

沒有比愛更艱難的事了

他是個完美丈夫：從不會撿起地上的任何東西，也從不關燈，不關門。黑暗的清晨，如果他發現衣服上缺了一顆鈕扣，她會聽見他說：「男人需要兩個妻子，一個用來愛，一個用來釘釘子。」

每天，當他喝第一口咖啡，喝第一勺冒着熱氣的湯時，都要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號叫，大家對此已經不感到害怕了，接着他會長嘆一聲：「等我有天離開了這個家，你們要明白，那



是因為這種燙嘴的日子我過夠了。」他說，只有在他服用瀉藥而不能吃飯的日子里，她們才把飯菜做得格外香，格外出色。他堅信這是妻子對他的背叛，以至於最後只要妻子不肯跟他一同吃瀉藥，他就堅決不吃。

他的不通情理讓她十足厭煩，於是在生日那天，她向他要了一件不同尋常的禮物：由他掌管一天家務。他欣然接受了，而且果真從天一亮就開始掌權。

他張羅了一頓豐富的早餐，卻忘了她也不喜歡吃煎雞蛋，也不喝

加了牛奶的咖啡。接着，他下令開始準備招待八位客人的生日午宴，並吩咐收拾屋子。他努力想比她操持得更好，但不到中午就不得不投降了，臉上沒有絲毫愧色。

從一開始，他就發現自己對什麼東西放在哪兒一無所知，尤其是廚房里的東西。而女僕們也從中取樂，任由他每次為了找一樣東西把所有都翻遍。十點鐘時，還沒決定午餐吃什麼，因為家裡的衛生還沒有搞完，甚至連臥室都沒有收拾完，衛生間沒刷，衛生紙忘了放，床單忘了換，還忘了派司機去接孩子。他把女僕們的全職全搞混了：命令廚娘去整理床鋪，讓收拾床鋪的女傭去做飯。十一點，客人馬上就要到了，家裡還是一團糟。

費爾明娜·達薩重新擔起了指揮的職責。她笑的要死，但並不像之前期望的那樣感覺到勝利的得意，而是為丈夫在管理家務方面一無是處感到同情，這讓她自己也很震驚。他為自己所受的重創嘆了口氣，找了個常用的理由來辯解：「至少，我家不會比你給人治病差。」不過，這次的教訓是有益的，而且不僅僅對他而言。

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兩人殊途同歸地得出了明智的結論，那就是：換一種方式，他們無法共同生活下去，換一種方式，他們也無法繼續相愛——世上沒有比愛更艱難的事了。



口袋裏的父愛

母親去世了，留下什麼都不會做的父親。她想把父親接到自己家，可父親不想麻煩她，拒絕了，她就和哥哥輪流照顧父親的生活。

一天，她去看父親，陪父親吃完飯她才離開。可剛發動汽車手機就響了，是父親打來的，問她什麼時候來看自己。她說不是剛剛來過嗎，父親恍然大悟，忙說看我這記性，真是老糊塗了。她哭笑不得，但心里又掠過一抹淒涼，她發覺父親真的是老了。

父親的記性越來越差，還經常迷路。有一次，她接到哥哥的電話，說父親不見了。她急匆匆開車去尋找，剛開出沒多遠，竟然在路口看到了父親。父親說想去看她，可找不到她的家。她的心酸酸的，馬上把父親帶回了家。

送父親回家時，父親塞給她幾百元錢。父親以前經常背着母親給她錢，那會兒她剛生完孩子，經

濟情況不是很好，父親總是把背着母親攢的錢拿出來貼補她。現在條件好了，她不再要父親的錢了，可父親還是會給她錢。她就將父親給的錢存起來，再找個藉口還給父親。

那天，她要去見父親，還沒出發就接到電話，沒想到這一次見到父親竟是在派出所里。父親去買她最愛吃的點心，又迷路了，是出租車司機報的警。她和哥哥商量，帶父親做了體檢，沒想到父親竟然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症。

哥哥出差了，她怕自己照顧不過來，為了避免父親再次「離家出走」，她索性把父親接到自己家，請了護工照看着。起初，父親的情況時好時壞，好的時候她去上班，父親會告訴她小心開車，壞的時候父親根本不知道她是誰。後來發病的時候越來越多，父親的行為也變得越來越古怪，如果每月幫他領了工資沒有及時交給他，他就會大喊大叫。

那天，她的車牌號，她打車去上班，該付錢時發現錢包忘帶了。她下意識地翻口袋，其實她口袋里是從來不放錢的。她只是想碰碰運氣，沒想到竟從里面摸到了100元錢。

付了車費，她開始琢磨自己是什麼時候把錢放進口袋的。想了幾種可能，又都被她否定了。她突然想是不是兒子干的，拿了自己或丈夫的錢，匆忙中錯放進了她的口袋。想到這兒，她倒吸了一口涼氣。回到家，她板起臉質問兒子，兒子矢口否認，她打算等丈夫回來讓他和兒子認真談一次。

晚上，兒子去洗手間，還沒到門口就返了回來，拉着她往外走。站在臥室門口，她看到進門處的衣帽架前有父親的身影。她悄悄湊過去，還沒張口，就看到父親將100元錢放進她外套的口袋里，還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放心，別讓你媽知道……」父親佝僂的身影在她眼前逐漸變得模糊。那一刻她才知道，縱使父親不再記得她是誰，但父親對她的愛卻從未停止。

友誼的小船

兩個男人駕駛著一艘小船航行在大海上，途中遇到了暴風雨，兩個人跳下小船，游向了一座如同沙漠一樣的小孤島。

這兩個人是好朋友，但是這座小島上沒人居住，也沒人來搭救他們，兩個人只好商量，祈求上帝來救他們。不過，為了能看出誰的祈禱更有力，他們決定以小島中央為線，兩個人分別待在小島的兩邊。

他們祈禱的第一件事是食物。第二天早上，第一個人在他所在的小島一側看到了一棵長滿果實的樹，他吃到了水果。第二個人所在的小島另一側仍然光禿禿的。

過了一星期，第一個人覺得孤獨，祈禱能有個妻子。第二天，又一艘小船失事了，船上唯一的幸存者是個女人，她游到了第一個人那邊。而在小島的另一側，什麼也沒發生。

接下來，第一個人祈禱想要房子、衣服和更多的食物。第二天，如同有魔法一樣，他所祈求的東西全都出現在他所在的那

側。但是第二個人仍然一無所有。

最後，第一個人祈禱了一艘船，以便帶着他和他的妻子離開小島。祈禱完的第二天，他在他的那側小島上看到泊著一艘船。第一個人和他的妻子上了船，決定離開小島，把第二個人扔在島上。他覺得第二個人不配得到上帝的眷顧，因為那個人沒有一次祈禱能得到上帝的回應。

他們的船將要離開小島時，第一個人聽到天上傳來了一個聲音：「你為何要將你的朋友留在島上？」

「這些福分是我自己的，因為是我祈禱得到妻子和所有這些東西。」第一個人回答，「他的祈禱全都沒得到回應，所以他不配得到任何東西。」

「你錯了！」天空中的聲音回答，「他只祈禱了一次，我回應了他。如果不是他的祈禱，你不會得到我的任何眷顧。」

「告訴我，」一個人向天空中的聲音問道，「他祈禱了什麼，竟然讓我得到這些福分都要倚仗他？」

「他祈禱你所有的祈禱都能得到回應。」



我的父母是特別有匱乏感的一代，他們不浪費一點點油脂和食物。

我們家燒紅燒肉，第二頓會放一堆豆腐果，為的是豆腐果中空，可以把油都吸走。吸到哪裏去了呢？當然是全部吃下肚。父親每次煮肉湯，上面浮的一層油都必須舀起來喝了。如果勸他倒掉，他就聲色俱厲地說：「人家會罵的！」

母親來我這里探親的時候，一碗西蘭花炒肉片，菜吃完了，湯留着，下一頓炒土豆絲。一盤紅燒雞，雞燒完了，湯留着，下一頓放毛豆繼續燒。我燒飯，剩下的湯汁，廚余直接倒了，而母親做飯的時候，把它們都留着斬碎，埋進花園的土里。回國前，母親期期艾艾地感嘆說：「你的生活太浪費了……」

父親一輩子勤勤懇懇地吃油脂，最終得了直腸癌。他躺在病床上的時候，一天的醫藥費要好幾千。我覺得如果他每頓飯的動物脂肪都撇了倒掉，說不定一輩子倒掉的脂肪都不值這個價。後來，直腸癌痊癒，他又中風了。最終，因為腦溢血，一次外出時跌倒，很快去世了。

我常回想父親短暫的生命，那些飄著大油花的肉湯，還有無處不在的充滿道德感的隱形街坊。

母親本來是有名的美人，年輕時候杏眼流波，巧笑倩兮，是當年曲藝隊的檣柱。但在我的記憶里，母親永遠美而不自知。她沒有「慎獨」的意識，克制與節儉已經深入骨髓。

母親永遠在吃剩飯。上一頓的剩飯吃完了，這一頓又剩下了，所以下一頓就繼續吃剩飯。她永遠能夠在一堆衣服里，找出最舊、最醜的穿上，然後把衣服都捆好收起來。我們家衣櫥里現在還有四十年前的羊皮襖，沒穿過幾

次，珍重地收著。我家雖不富裕，可也絕不困難，可我記得中學時母親常年只有一件棉襖，好幾年也沒有換新。走親戚的時候外婆都怒了：「你媽太「趟親」！」

但是父母，特別是我的母親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，對大筆金錢缺乏感知力。因為日常生活中接觸的都是特別細碎的東西和特別小的金錢，所以，大筆金錢超出了他們的經驗範圍。每次購物省下幾塊錢就很高興的父母，對大筆金額呈現出非常奇特的超脫。

他們有時對不合理的大筆支出缺乏必要的警惕感，呈現出令人擔心的大膽莽撞和不假思索。

我特別理解父母的匱乏感，因為他們是經歷過飢餓和困苦的人。母親幼時貧寒，和外婆一起生活，兩個人住在一間小屋子裡，廚也是它，臥室也是它，廁所是它，客廳還是它。華北平原的農村冬夜，二人只有一床窄窄的薄被，被子底下是蘆葦蓆。冬夜，外婆點著煤油燈改作業，母親蜷縮在床上，用體溫把蓆子捂熱，然後等外婆一起來睡覺。我跟朋友說這個故事，朋友說：「這簡直是現代版的「黃香溫席」啊！」到現在，母親睡覺姿勢依然非常克制，什麼姿勢入睡，就是什麼姿勢醒來——這是小時候養成的習慣，因為亂踢亂



匱乏感

蹬會踢開窄被，冬夜暴露在蘆葦蓆子之上。

麥收的時候，小小的母親去田里撿麥粒，這樣才讓家人得以存活。母親沒有穿過新衣服，很大了，得了一雙綉著蝴蝶的鞋子，快活得要飛，現在說起來還眼睛發亮。她中學時才吃過香蕉。

父親上大學的時候有一個行李箱，古色古香的很好看，一直保留到了九十年代。有一年行李箱破了，我仔細一看，里面是紙殼。父親生前其實不算貧窮，最起碼吃得挺好，但他對「好的生活」沒有概念。去省城出差，穿裁縫用滌蓋棉（老式中學校服的料子）做的衣服就去了，被發達了的「發小」輕慢了，回家氣得流淚。舅舅把舊衣服給父親穿，衣服是好衣服，西服，就是大了兩個號，瘦小的父親穿了，肩線都落到上臂了，真大得不合常理，他也不以為意。我離

父親遠，有時候細節考慮不周。一直到去世，他也沒有一個拖杆行李，擠火車總是背著民工一樣的大包（青年民工也不用那種包了），擠得青筋暴露。就是那個大包，在六年前，一個五月的炎熱開端，壓在父親的身體上，掙爆了他腦干的血管。

我們許多人的父母，是被饑荒和困難時代折磨出心理疾病的一代。面對日漸豐裕的日

子，他們依然在舊時代的道德感或者習慣中無法自拔。即便後來經濟寬裕了，他們對子孫輩出手大方，但「虐待自己」的習慣並沒有改變。我的一個朋友，父母把單位發的油存起來慢慢吃，油過期了他們也堅持不扔。後來就食物中毒住院了，子女花的醫療費和看護費，比一桶油貴幾千倍。

要命的是，一些父母還從里面找出了一種崇高感。我的一個朋友，她父母最大的樂趣就是津津樂道自己如何省錢，罵完子女的鋪張浪費之後，為自己的克勤克儉自我感動。朋友說：「我想請你對自己好一點吧。你去吃，去喝，去美，去旅遊，就是不要兩眼淚汪汪地看著我，然後虐待自己！」我的朋友總在糾結：每當她吃一頓好的，買一件貴的，用一件精良的，總在「父母都這麼節儉我還這麼浪費」的內疚感中掙扎。可是，朋友是年薪數十萬的白領，她用自己掙的錢改善自己的生活，有什麼問題呢？

朋友企圖平衡自己，所以給父母買了好吃的，好玩的好衣服。

然後，這些好東西被鎖進了櫃子里。母親是父親病重時候，金錢觀開始有所轉變。她看著如風長的賬單，似有所悟：一輩子這麼節儉，現在一天花這麼多錢還受罪，真不如平常時候過得好一點。

父親逝世後，我因為不在身邊，常給母親在網上買些品質良好的日用品寄去。我的原則是：旗艦店，品牌，不去摺價格。剛開始，母親覺得面對價格標籤惶恐不安，慢慢地，她開始能夠體會到好東西的好處。於是，母親小心翼翼地花錢時放開一點手腳。她去體檢，買了一個好鍋，買了貴一點的食物。前幾天，她鼓起勇氣給自己買了一件大衣，興奮高采烈地在電話里說給我聽，像小女孩一樣又驚又喜，幾分帶著負罪感的愉快。我說：「買得好！下次買更貴的！」

我願以自己的努力，讓母親慢慢地擺脫匱乏感。